

毘陵人品記

增修毘陵人品記序

吾母毛太宜人爲黃門

古菴公女孫居恒誨不肖輩必依
忠孝及相

先學士抗疏受杖蒙難靡悔不肖
輩遞通籍勗以恬修勿競榮膺皆

烈丈夫所難人謂母卽嫺公宮教
何以能若是迨不肖讀古菴公人
品記而後知公之垂訓弘貽謀遠
也毘陵禮讓名墟英喆代奮論其
世友可尚取於鄉法倍親誦詩讀
書景行仰止未有以此品人不以

此律已以此範俗不以此教家者
自公作記後迄今八十餘年前者
彪炳後者鵲起文獻之盛不可勝
書十五年前

歐陽郡侯擬修府誌屬光祿涇陽
顧公品隲人物誌未就於是有桑

粹錄存笥中大都倣古菴公之意
補其未備續其未來畧以類從不
立標目又且合同志諸賢討論商
確草數易而後定未嘗師心自用
沾沾局一隅之見也者顧公謝世
已六七年笥中草幾于散佚古菴

公之意將無所紹承而以不肖視之則母氏之栝椽也林居多暇不揣僭爲纂輯復就正諸鄉先生稍增定焉而因有槩於作者之難益信先輩用心之厚也夫春秋一書誅賞並行誌記之體主於揚媿故

表全瑜則瑕宜掩而猶點之其失也苛錄先德則世宜宥而猶適之其失也刻棺可蓋則論既定而故格之其失也悽結可釋則嗣不敵而故軋之其失也媚人各有本末而必援世講以內交其失也比辭

或有衰榮而必借世系以貢諛其
失也媚騫言中何德非言賜政達
何言非政偃絃誦何政非文而必
張一目以爲羅其失也拘今觀毛
顧兩公所記錄有是數者無有哉
善夫岑姚江序曰人以代著不以

區分據行直書而凡道德功業文章之次第如列宿懸象隱顯巨細居然自見固仰窺先輩之用心抑亦後作之繩準也有二璧於此色相若徑相若直且倍差側而視之其一者厚而倍余不肖何能執鞭

先賢近鑒遠師無寧處其厚者而
已矣

萬曆四十六年歲在戊午秋七月
毘陵後學吳亮謹序

增修毘陵人品記序

夫人之品辟則水焉江湖之淼沼
渚之泐澗壑之幽淵谷之翕了不
相如而各成其品然必浮雲四歛
孤月麗天而後一輪散其奇彩萬
水挹其清華不以蕩浩廓形不以

纖流減體月何心予水何心受若
夫鑑而曙之刻畫逼肖向背已受
其轉移炬而燭之黑白瞭然執者
先居於黯黯於以定品不亦難乎
余郡止園公睿性內融神識外朗
性識所徹等別區分井如也中歲

卓立朝常情深瞻岬輒謝白簡臥
青山乃逍遙仲長之居上下汝南
之旦竊比洙泗權衡梓枌續古菴
之遺編發涇陽之笥錄一經點竄
鬚眉宛然片楮所登幽顯畢采矢
筆未終誰云其人已朽展讀方竟

俱可揖之同堂豈直家言可叅國
乘矣余嘗謂搦是管者棲神欲澹
命臆欲公藏照欲精羅胸欲博澹
無牽繫公息愛憎精可噐收博資
證核備是四者不等別而自別不
區分而自分正如流影入川洪纖

吐曜耳其止園公之謂乎公以止
名園則夫澹也公也精也博也總
以一止止者也而其書不足以服
人心風千古吾不信矣

荆溪後學蔣應震謹序

增修毘陵人品記序

夫士以品貴道德功業文章皆品也生而鹿鹿無關名教則無所貴品矣毘陵自吳秦伯季子而下號爲禮讓名區其間忠孝廉節秀世邁俗更僕未易數往給諫古菴毛

公舊有人品記至光祿涇陽顧公
有桑梓錄存笥中二公品格煌煌
名高月旦其所載記可備一代典
刑於是嚴所吳公銳意表章復加
增定摭剔遑代鼓吹熙朝趨然有
先進之思焉公學嗣太史鐵諫錚

錚爲延陵忠孝世閥以將母故方
攬轡宣雲遂解節歸退隱青山門
外藏書柱下名園以止示一隱不
再出也考槃多暇則進同志諸賢
相與揚扆是邦文獻品隲無餘余
讀之見其磊磊落落揭日而行不

以華臚見褒不以卑寒見削不以
師心不以耳擿其論公尚氣節則
字挾風霜獎恬退則風清林壑舉
必徵實汗不至阿其法正自鉅詰
鴻匠以至谿山枕漱或以道德揚
芬或以功勲樹伐或以文章展采

備全德則首錄具一節則兼收其
善善也長其惡惡也短無矜語無
微辭其意厚事夥則繁稱行畧則
寡載前者無爲遏佚後者無爲濫
觴上下數千年如人寫照各諧其
品而止其體裁當蓋公雅性峭直

喜以名教自負每彈壓今古語及
忠良孝友仁人義士則公之顏頰
陽春可回及指奸斥佞馮陵髮上
指則紫電青雷薄於襟袖其素所
樹立然也編成余適蕩漿過園中
出以眎余乞一言弁首夫言亦有

品太上貴之余何能贊一辭或以
君平棄世海月山雲悠然有同調
乎昔端明史鑑在屏居洛下之日
平叔諫林就於睢陽歸老之年宜
公之品記向止園中操不律也名
教中桐江一絲公亦當令品貴矣

澄江後學夏樹芳謹撰

增修毘陵人品記序

古者品人於鄉其說昉之仲尼然鄉之好鄉之惡皆曰未可而曰善者好不善者惡其品鄉之法備是已厥後東漢有月旦評視已皆善視人皆不善視已之好惡皆善視

人之好惡皆不善以至恣睢憤裂
卒成黨錮之禍此蓋不明仲尼之
旨而誤用之者矣後東漢者悉知
懲憤裂之非然嫉人之媿而軋之
徇己之私而揚之苛人之小膏而
瑕瑜之逞己之偏見而短長之大

抵東漢之月旦公而激今日之月
旦私而諛東漢月旦之品失在善
善惡惡之過明今日月旦之品失
在善善惡惡之過混其公而激也
流而爲抗爲憤猶可言也其私而
諛也流而爲比爲黨弗可言也其

善惡之過明也尚得罪于世路而
不顧猶可言也其善惡之過混也
甚得罪于名教而不惜弗可言也
余謂今日非但不明善不善之旨
益不明月旦之初意而誤用之者
矣吁可懼也夫余鄉毘陵恭伯而

增修毘陵人品記序

士無定品要在不失其人之本色而已
夫子曰人之生也直此本色也
以其本色也而易如火之炎上水之就下也
故無錘細皆足以成
品以其本色也而難如火之不熄

水之不汚也故無鉅細之品皆見
其可貴品士者核其人必脉理真
而後無贗品論人者隨其品必羣
品備而後無失人毘陵爲泰伯端
委之地山川平衍習尚得文質之
中由周而來風氣日開至宋益著

天下有事毘陵人必有則古昔稱
先王不忍自決其防者如慶元端
平之間天下岌岌矣毘陵人硜硜
守其所學遂而去之者至以道學
解散爲慶迄于亂亡毘陵人猶孤
城歟守下及羽人釋子亦知與城

俱亡之爲義寧獨天性亦其習見
習聞然也毛古菴先生記毘陵人
品顧涇陽先生志桑梓人物侍御
嚴所吳公更雅馴其文詞續入其
後歿合爲書十卷謂攀龍不可無
一言攀龍曰侍御之功偉哉夫人

心之所趨必有所定以爲的而期中焉故以富貴利達爲的者取諸昏夜乞哀之巧力矣以仁義道德爲的者取諸平旦虛明之巧力矣二者霄壤不可同日而語稍錯雜焉人莫知所趨侍御之厚於取善

嚴於別類其示之的乎人固有與
生俱生不與死俱死塞兩間巨千
古不可得而滅沒者非富貴利達
之謂也世人畢其巧力昏夜乞哀
以求之而與此曾不相涉夫以百
年易盡之身營此身不相涉之物

譬之冠冕金玉被飾土木偶人至
于歿之日了無餘味而後知其向
之所爲罔也亦大可哀矣其有感
于斯編而興者乎侍御之功偉哉

錫山後學高攀龍謹撰

增修毘陵人品記叙

論人品于毘陵猶取材鄧林挹水
溟澥也可勝記乎然可記者多而
能記者少何以故能爲記而不欲
任敢於任而不能記以不能代能
者泚筆可記之品格旣與記者之

人簡而記者之品鑒必不能與可
記之人合卽有品不精卽有記不
傳終當俟之能記者而能記者憂
殘闕恐廢墜欲不任而終亦不能
不任則嚴所吳丈所爲近訂桑梓
錄以遠紹人品記是也蓋記述之

事亦綦不易矣非故典熟則不能
詳人生平之本末非見地超則不
能別人制行之鉅細非椽爲筆則
枯腸或窘於鋪揚非鐵爲肝則軟
骨或靡於趨避而尤以心術之端
爲主嚴所秉質直不回之性情極

群書方其埋輪都門擊邪章上一
日而長安之紙爲貴以太宜人倚
間心動輒賦初衣斯其品卓矣今
尚論一鄉折衷輿論糠粃盡播幽
隱全收惟具五長自絕七短况毘
陵夙稱忠義尤尚理學乃或高山

不仰下流可居吳歛變爲越吟秦
轍忽隨燕駕惟無有以先輩典刑
示之者以此品人以此律已以此
範俗以此教家余知嚴所之記豈
第欲存前進之準繩抑欲留後來
之榜樣也人各有傳睹傳卽可徵

品余不具論論嚴所作記之意庶
幾毘陵人悟而動木本水源之思
以重背其鄉也乎

武進後學錢春謹撰

毘陵人品記序

道嘗往來毘陵思古聖賢之遺墟庶幾乎賢人君子
之林及攷其郡國志乘乃兼采齊梁之君賢不肖混
矣夫子於是邦獨贊泰伯仲雍而賢季子彼其紀載
者何所師承也哉竊欲有所論正附於褒善之末未
遑也誠齋葉侯判吾越以簡塞爲理以文章藻飾吏
事旣修吾姚誌梓之復以其鄉人品記進小子授之
曰此吾先君存齊公之所命意先友古菴毛公屬草
未就而俱下世某嗣業之惟子爲是正叙而傳焉道

初有槩于中敬受反覆之其去郡國所紀載遠矣人以代著而不以類分攄行直書而凡道德功業文章之次第如日月列宿之懸象隱顯巨細居然自見其抉擇至精其文辭則史不徒去齊梁之僭偽而已昔者太史公傷悼卞隨務光之徒不蒙賞於夫子而發憤於伯夷之傳以謂砥行立名者必有藉於青雲之士以施及後世毘陵之賢產於商周者既獲夫子之贊許自秦漢以訖于今者誠齋父子朋友復能尊師夫子之旨而併記之文獻有徵作者奚歎乎記凡四

卷人品合若干人嗚呼盛矣攷其人論其世近取遠
師以無慚是邦之賢斯又記此者之意也誠齋以嫌
故於存齋古菴弗之記道謹按其行事綴傳於終篇
嘉靖壬寅秋七月餘姚後學岑原道撰

毘陵人品記論次

郡人

皇明禮科右給事中毛

憲初編

人品記

河南汝陽縣訓導葉

夔同授

浙江紹興府通判葉

金纂輯

福建道監察御史錢一本

南京光祿寺少卿顧憲成品定

桑梓錄

南京太僕寺少卿葉茂才

建昌府知府蔣應震

澄江孝廉夏樹芳

太常寺少卿史孟麟

行人司行人高攀龍

福建道監察御史錢春

南京兵部郎中劉元珍叅訂

湖廣道監察御史吳亮增修

毘陵人品目一

商

泰伯

仲雍

周

季札

披裘公

辛共

漢

虞俊

彭修

彭循

蔣政

許武

許荆

蔣佩

王關

蔣堪與

高彪

高岱

陸璿

人品記

目一

三國吳

張秉

周魴

華覈

晉

周處

周玘

周筵

孫無終

朱鳳

顧悅之

顧愷之

南朝宋

蒯恩

蕭承之

蕭思話

吳欣之

華寶

薛天生

劉懷胤

俞濟民

蔣恭

徐耕

吳國夫

許昭先

南朝齊

蕭疑

蕭舉

蕭鑑

蕭鈞

蕭鏗

蕭道度

蕭遙欣

蕭綯

蕭景先

蕭赤斧

蕭叔明

吳達之

陳玄子

周山圖

周盤龍

子奉叔

蕭惠基

蕭懿

蕭敷

賈陵人品記卷一

商

泰伯仲雍皆周太王之子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
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乃
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
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泰伯之犇荆蠻自號勾吳
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泰伯
泰伯故城在今
無錫縣東南梅里平墟自
端委以治吳之衣冠文
太伯及王僚並都于此
物自泰伯始泰伯卒
今無錫縣北及常熟縣
無子
梅里聚並志泰伯墓

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
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謂虞仲隱居
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周

季札泰伯十九世孫壽夢子壽夢有子四人長諸樊
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
札讓不可乃立諸樊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
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及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必
致國於季札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

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致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
曰延陵季子餘祭卒餘昧立餘昧卒復欲授季札
季札逃去乃立餘昧之子僚諸樊之子光弒僚代
立季札歸光復致國焉季札辭去終身不入吳國
季札生蠻夷行禮適義聞樂知政窺人情深識
國體蓋天性然也孔子稱其知禮於其卒也題其
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

在今江陰
縣申浦西

披裘公夏月衣敝裘荷薪於道道有遺金不顧季札
見而呼之曰負薪者何不取金公笑曰君何居之

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請問姓氏曰子乃皮相之士何足與言姓名遂去相傳披裘者晉陵茶山路人也

辛共字大鵬灌陽人後居毘陵事韓爲郎中避秦人聞以家財求客爲韓報仇聞秦破盡發帑藏救饑民漢安五年無疾而逝

漢

虞俊字仲卿無錫人少以孝友稱明春秋公羊左氏

傳哀帝時爲御史稍遷丞相司直王莽秉政召爲
司徒後欲遜歸遂見脅迫仰天歎曰吾漢人也願
爲漢鬼不能事漢賊飲菴而卒光武卽位表其墓
彭修字子陽毘陵人年十五時父爲盜所劫修拔佩
刀前持盜帥曰父屍于死卿不顧歟邪盜相謂曰
此童子義士也不宜迫之辭謝而去後爲郡功曹
西部都尉宰黽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
鍾離意切諫黽怒并收意修排閣直入拜於庭曰
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拔毀欄檻自非賢君焉得

忠臣今慶明府爲賢君主簿爲忠臣鼂乃原意貫
獄吏罪已而州辟修從事賊張子林等作亂修與
太守出討賊飛矢雨集修障扞太守爲流矢所
中歿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卽殺中修者餘悉
降散曰自爲彭君降非爲太守服也

彭循字子陽毘陵人建國二年海賊丁儀等萬人據
吳太守秋君聞循勇謀以守令循與儀相見陳說
利害應時散去民歌之曰時歲倉卒賊縱橫大戰
強弩不可當賴遇賢令彭子陽

荆政字景化陽羨人性篤孝光武朝仕爲荆南刺史
父歿請柩於都山之陽廬于墓側餒守三年服闋
又不忍離始宅于回圖居焉

許武字季長陽羨人大守第五倫舉爲孝廉武以二
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分異別居割產爲三自
取膏肥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二弟讓而
鄙武奢婪及二弟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
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
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三倍于前悉以推二弟

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稱之位至長樂少府

許荆字少張武孫也少爲郡吏兄子世殺人報讎怨者操兵攻之荆出門逆而跪曰世無狀咎在荆不能訓導兄蚤沒一子爲嗣歿卽絕滅願身代之怨者曰許椽郡中稱賢何敢相侵遂委去太守黃競舉荆孝廉稍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爲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縣至來陽有蔣均兄弟訟財荆對之歎曰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

感悔各求受罪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爲立廟樹碑

蔣佩字服思陽羨人儒雅廉介事親至孝仕漢由太丘內史累遷冀州刺史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入爲尚書令澹約終其身

王闢字選公無錫人明易學通天文郡舉爲主簿後漢初守山陰令補御史終陳留太守不交豪強人號王獨坐

蔣堪與字楚圖陽羨人東漢建和中仕爲徐州刺史

人言
卷一
潔已公清去浮費省繁苛百姓安之郡庭中有古
栢枯死復生咸以爲善政所感

高彪字義方無錫人家本單寒彪爲諸生游太學有
雅才而訥於言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
乃覆刺遺融書譏融養疴傲士融慙追還之彪逝
不顧後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
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督
幽州百官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
獨作箴規之後遷內黃令帝敕同僚祖於上東門

詣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

高岱字孔文彪子少厲操行輕財貴義所友皆世偉人太守盛憲舉爲孝廉許貢來領郡讎憲岱將憲避難告急於陶謙顛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勇許爲出軍岱還而貢已囚其母人皆爲危悚岱往見貢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卽出其母孫策聞其賢虛已以俟後爲忌者所中遂遇害

陸璣字仲芳毘陵人操履清正明京氏易尚書風角星算尤極精奧太守辟爲主簿視事旬日遂謝病

去隱居會稽山以典籍自娛公車載徵皆以疾辭
三國吳

張秉字仲節陽羨人時顧邵號知人一見遂友之爲
延聲譽秉遭大喪邵親爲制服結經邵守豫章發
在近路送者百數秉以疾不會邵辭賓客曰張仲
節有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
時招待其見重如此秉後仕吳爲雲陽太守

周魴字子魚陽羨人少好學舉孝廉吳黃武中爲壽
陽太守平彭綺之亂魏曹休帥兵潛入皖魴齋七

牋誘休與陸遜邀擊之斬馘萬數賜爵關內侯賊
帥董嗣鈔畧豫章臨川諸郡飭復設方畧誘擄之
在郡十三年威惠並行

華嚴守承先武進人始爲上虞尉以文學入爲秘府
郎遷中書丞孫皓卽位更營新宮飾以珠玉盛夏
興工農守並廢又倉廩無儲世俗滋侈皆上疏極
諫前後所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
上皆有補益皓不能用以微譴免歸

晉

周處字子隱，鮐子。少好田獵，不修細行。鄉里以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處目爲三害。處聞父老言，乃射殺猛獸，投水搏蛟，因入吳。見陸雲，具以情告。口欲自修，改年已蹉跎，將恐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但患志不立耳。處遂勵志，克己。基年州府交辟，吳平入洛，稍遷新平太守。撫和戎敵，雍土安之。改廣漢郡，有獄三十年不決。處一朝決，遣得其枉。直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行，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時喪亂之後，風

俗舛雜處敦以義教檢骸骨無主者收瘞之然後
就徵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糾劾不避
寵戚氏人齊萬年反僕處隸夏族駿往征旣而梁
王彤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駿與彤皆有宿憾
於處處知必陷已或勸以母老辭處曰旣辭親事
君父母安得而子乎時賊衆七萬駿遁處以五千
擊之彤復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賦詩曰去去
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自
旦戰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左右勸之退處按

劍曰良將受命鑿凶門以出有進無退以身殉國

不亦可乎力戰而沒

墓在今宜興縣荆溪南

贈平西將軍謚

曰孝三子玘靖札靖早卒玘札並知名諸孫勰懋

筵贊潛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爲比

周玘字宣佩沉毅有父風閉門潔已不妄交游名重

一方薦除議郎太安中石冰陳敏錢璜等叛玘三

舉義旅討之封烏程侯行吳興太守元帝置義興

郡以旌其功焉卒謚忠烈

建靖子也卓犖有才幹累官黃門侍郎族兄續勰

合謀爲亂收聚徒衆元帝議討之王導以兵少恐不能制而筵忠烈至到爲衆所敬詔給力士百人還陽羨因殺續時筵有母在不過家省視長驅而去遷太子右衛率王敦作難加冠軍將軍都督會稽軍事討沈亮未發而王師敗績聞從父札閉城納敦憤恨慷慨義形于色尋遇害

孫無終晉陵人太元初謝玄鎮海陵募勁勇爲前鋒無終與劉牢之何謙並在選中百戰百勝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水鳳晉陵人學行清修老乃不調太興初以秘書監
華譚薦擢著作郎

顧悅之字君叔無錫人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
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
質望秋先零帝悅其對嘗爲殷浩吏浩坐廢卒悅
之將抗表爲浩訟寃浩親故多謂非宜悅之決意
以聞又與朝臣爭論衆無以奪浩得追復本官悅
之爲州別駕歷尚書右丞

顧愷之字長康悅之子博學有才氣謝安雅重之殷

仲堪引爲參軍愷之善丹青尤信小術世傳愷之
三絕才絕藝絕癡絕嘗爲虎頭將軍人稱顧虎頭
南朝宋

蒯恩字道恩蘭陵人武帝征孫恩縣遣恩給馬芻恩
舍芻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克馬士帝聞之
給以鎧仗征妖賊先登膽力過人甚見信愛平京
城定建鄴封都鄉侯從伐盧循斬徐道覆與王鎮
惡襲江陵隨朱齡石伐蜀及司馬休之自從征以
來凡百餘戰身被重創帝錄其前後功勲封新寧

縣男思益自謙損待士卒有恩後入關迎桂陽公
義真沒於虜中

蕭承之字嗣伯蘭陵人少有大志才力過人仕宋爲
漢中太守以平梁州功加龍驤將軍後爲南太山
太守封五等男元嘉末卒梁土思之廟祀於峨公
山

蕭思話蘭陵人工隸書善騎射元嘉中爲青州刺史
坐繫氏帥楊難當寇漢中乃自徙中起思話爲梁
南秦二州刺史悉收復漢中侵地文帝令思話上

定漢中本末付在史館元兇劬弑立起義以應孝
武卽位徵拜尚書僕射固辭改中書令加都督卒
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穆侯思話外戚令
望早見任待歷十二州仗節者九愛才好士人多
歸之

吳欣之晉陵人宋元嘉末弟慰之隨王誕起義共誅
元兇劬元兇軍至衆皆駭散慰之獨留被執欣之
請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齊建武初有詔
蠲表之

華寶無錫人父豪晉義熙末成長安寶時年八歲父
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及長安陷父沒
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不忍答
也齊建元初詔表之

今有祠在本
縣慧山寺右

薛天生晉陵人其母罹艱棘嘗蔬食天生亦蔬食母
未免喪而逝天生終身不食魚肉建元初詔表其

門

劉懷胤

郡志作
懷嗣

晉陵人年十歲與弟懷則遭父喪不

衣絮帛不食鹽豉建元初詔旌表焉

余齊民

本傳避唐諱作齊人

晉陵人少有孝行爲邑書吏父殖

在家病亡齊民謂人曰比者肉痛心煩有如割截居常惶駭必有異故家人以父病報之便歸四百里一日而至至門方詳父歿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民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哭殯所須吏便絕州縣上其事詔表其里爲孝義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蔣恭義興人元嘉中有盜被收云與恭妻弟吳晞張爲侶不獲乃收恭及兄協付獄科罪恭列晞張是

婦之親恭身甘罪求免凡協協列是戶主求免弟
恭郡縣不決依事上詳州議並原之後除恭義成
令協義招令

徐耕延陵人元嘉末大旱郡饑以米千斛助官振貸
議者以方漢卜式縣爲上言詔書褒美酬以縣令
吳國夫義興人以義遜稱有竊其稻者國夫引還爲
設酒食以米惠之其人慙服

許昭先宜興人親老家貧竭力甘旨叔父肇之坐事
繫獄七年不判申訴饋餉雖所生亦已倦怠而昭

先獨不懈息尚書沈演之嘉其行誼叔父由此得
釋昭先舅夫妻疫歿貧無以送昭先賣衣物以營
殯葬撫其二子皆得成長雍州刺史劉道真聞其
賢拔爲征虜叅軍辭以親老不就

齊

蕭疑字宣儼武進人齊高帝子都督荊州坦懷納善
側席思政初沈攸之開人告訐得罪甚衆疑至鎮
一日遣三千餘人市稅素重悉從寬假百姓甚悅
及爲南蠻校尉開館立學入爲中書監司空東歸

人前記
約部曲不得齎府州物出城既發江津士女垂涕
高帝以武帝忤旨頗有代適之意而疑事武帝至
恭武帝愛之亦至常慮盛滿求解揚州戒諸子曰
凡富貴少不驕奢以約失之者鮮矣疑第庫無見
錢武帝敕月給錢百萬薨乃已

蕭舉字宣照高帝第五子四歲失母思慕不異成人
每慟吐血帝爲方伯時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舉
以指畫空中及掌間第鋒字宣穎帝第十三子四
歲時避難張氏家於麀几上學書後舉工篆隸好

文章射爲當時獨絕鋒亦工書能文嘗注修栢賦
以見志

蕭鑑字宜徹高帝第十子八歲喪母號慕骨立後爲
益州刺史韓武方聚黨爲暴郡縣不能制鑑至諭
降之或勸殺之鑑曰失信何以勸善自是巴西蠻
夷皆望風降附鑑好學善屬文不重華飾有高士
風與蔡仲熊等商畧先言徃行及蜀土人物言辭
和辨當時以爲盛事關州園得古塚珍寶甚多亟
命掩之一無所犯

蕭鈞字宣禮高帝第十一子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
便憔悴不食貴人卒居喪厯羸骨立服闋常問訊
武帝不能升車而止左右以聞帝卽牽其邸還命
褚蔡撫悅之先是貴人嘗剪綵賜鈞至是遇朔望
輒開視載拜哽咽悲動左右鈞性好學善屬文嘗
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或問曰家多墳典奚以
此爲鈞曰此便繙閱且一更手寫可永不忘居身
清率言未嘗及時事嘗游會稽孔稚珪園稚珪曰
殿下處朱門游紫闥詎得與山人交邪答曰情在

江湖爾吳郡張融清抗絕俗雅重釣謂其有飄飄
凌雲之氣與之游不知老之將至云

蕭鏗字宣嚴高帝第十六子三歲喪母及有識知母
早亡輒悲哀蔬食祈一見夢至六歲夢一婦云是
其母鏗以容貌衣服泣語左右儼如平生聞者莫
不歛歔後鎮姑熟有發塚多得金寶者鬱林以賜
鏗鏗曰今取徃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可不熟念
命修復之明帝剪宗室鏗遇害時年十八識者以
爲國器莫不痛惜焉

蕭道度高帝長兄同受學于雷次宗次宗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

蕭遙欣字重暉始安王遙光弟也髫鬣嶷然明帝謂其必成令噐七歲出齋見左右有彈落飛鳥爲戲者遙欣曰凡戲多端柰何事此且鳥自飛翔於人何預殺此可憫聞者輒罷此戲遙欣博覽經史弱冠預朝政論薦人才甚衆卒贈司空謚曰康子幾字德玄早孤兄弟敦睦聞於朝野性溫和與物無競好學善文章沈約奇之官終新安太守

蕭紆字景業宗室安陸王嘗守吳郡大著風績竟陵
子良稱之曰數十年來未有此政武帝嘉之累遷
雍州刺史加都督紆留心辭訟親自隱郵劫抄度
口赦許自新再犯加誅百姓畏愛及卒悲哀之立
祠峴山贈司空謚曰昭

蕭景先高帝從子少孤有至性帝鎮淮陰委以腹心
沈攸之舉兵時景先隨武帝鎮江州益城景先乘
城忽聞空中連呼蕭丹陽云賊當尋平已而果傳
赦之首永明中帝以景先尹丹陽符空中語後假

節司州諸軍事卒謚曰忠

蕭赤斧高帝從祖弟以和謹爲帝所知以爲雍州刺史勤於奉公不營產利累遷給事中太子詹事及卒無以爲歛武帝聞而惋惜焉謚曰懿子穎胄字雲長弘厚有父風而好文弟穎達乃好武高帝曰兄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出爲新安太守吏人懼之魏揚言飲馬長江人心震恐穎胄殊不聞魏軍尋退及梁武平江郢圍建康穎胄自以不能制禦發疾卒

蕭叡明字景濟蘭陵人母病風積年叡明晝夜祈禱
祁寒不輟淚下成冰叩頭出血血亦冰忽有人以
小石函授之曰以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其人
忽不見啓函有絹三寸丹書日月字母服之卽愈
永明中詔贈中書郎

吳達之義與人嫂亡備直營冢椁從弟欽伯夫婦被
畧達之售田以贖之還共財產郡辟主簿固遜與
兄又以先世田畝讓於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閒廢
建元初詔表門閭

大品詩

陳玄子義興人四世同居百有七口建武中詔表門

蠲調役

周山圖字季寂義興人家世寒賤年十五六氣力絕
衆食兼數人鄉里獵聚常爲主帥不事產業恒願
爲將而不聞弓馬於書題甚拙然謹直少言未嘗
說人短長與人周旋至白首不異宋元嘉末山圖
應募破魏軍除員外郎累遷淮南太守盜發桓温
塚大獲寶物客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以還官高
帝輔政山圖密啟沈攸之有異圖宜備帝笑而納

之及攸之攻郢城山圖度其必敗後果敗帝稱其
明建元改元封晉興縣男尋卒

周盤龍義興人膽氣過人尤便弓馬仕齊建元初魏
攻壽春盤龍假節助垣崇祖大破之後魏浸淮陽
圍南城齊遣盤龍救之盤龍子奉叔以二百人深
入魏以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盤龍馳馬奮稍直
突魏陳所向披靡奉叔已出復入求盤龍父子兩
騎縈繞魏衆無敢當者魏師敗績累功封沌陽侯
蕭惠基思話子以宋外戚除車騎主簿泰始初兄惠

開在蜀拒命明帝遣惠基慰勞降之益州土酋引
氏賊圍州城惠基宣示朝廷威賞氏人斬賊帥來
降遣爲太子舍人桂陽王休範妃惠基姊也休範
叛高帝以惠基爲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爲休範攻
戰惠基在城內了不自疑袁粲劉秉起兵之夕高
帝以秉是惠基姊夫遣王敬則伺之惠基安靜無
預帝益加恩信永明中爲侍中尚書令王儉朝宗
貴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覲立身退素朝
廷爲善士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蕭懿字元達武帝長兄也永明末爲南秦二州刺史
加都督魏軍圍南鄭懿擊之解圍取魏六戍魏人
震恐聞崔慧奉江夏王圍臺城方食投箸率銳
入援斬慧授中書令征討水陸諸軍事東昏肆
虐茹法珍等執政宿臣舊將多見誅夷懿勲高獨
居朝左爲法珍等所憚說東昏除之徐曜甫具舟
江渚勸令西奔懿曰古皆有死豈有叛走中書令
邪與弟融俱賜死

蕭敷字仲達武帝次兄也少有學業爲隋郡內史招

懷遠近士庶安之前後爲郡者皆莫及明帝歎曰
蕭隋郡飲酒清言而路不拾遺行何風化以致此
徵爲廬陵王懃議叅軍

陵人品記卷一

毘陵人品目二

梁

蕭統

蕭續

蕭確

蕭大器

蕭方

蕭嗣

蕭景

蕭勵

蕭業

蕭秀

蕭偉

蕭恢

蕭憺

蕭洽

蕭朏素

蕭琛

孫密

蕭介

蕭立

蕭文琰

李安人

陳慶之

陳昕

魚天恩

何之元

陳

周文育

周寶安

蕭允

蕭引

蕭濟

蕭摩訶

子世康

張星

隋

陳泉仁

蕭該

蕭春

唐

錢九隴

蕭德音

衛遜

蔣儼

劉子翼

蕭高

高智周

徐仁紀

薛登

許景先

王邁

蔣渙

蔣乂

子係傳信

蔣防

秦景通

蕭穎士

劉禕之

李紳

李戡

施肩吾

魏璞

南唐

陳喬

毘陵人品記卷二

梁

蕭統字德施蘭陵人梁武帝長子昭明太子也生而聰叡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待母丁貴嬪疾衣不解帶及卒至殯水漿不入口哭輒慟絕終喪日止一溢不嘗菜果自加元服帝使省萬幾百司誤謬辨析改正多所全宥天下稱仁寬和容衆喜怒不形引納才賢賞愛不倦有書三萬卷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有奇比歲饑菲衣減膳每霖

兩積雪察民病因振賜之百姓賦役煩苦輒歛容
變色每朝未五鼓入候內殿燕居坐起恒向西南
面未登大寶而卒朝野聞之無不惋愕

蕭績字世謹武帝第四子南康簡王也七歲爲南徐
州刺史主者受貨洗改解書績覺而詰之其人首
服爲南兗州以善政稱尋徵還百姓詣闕頌績尤
異乞留許之遭董淑媛憂居哀過禮固求解職大
通三年卒績寡玩好少嗜欲居無僕妾躬事儉約
租秋悉歸天府後少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

子又理字季英生十旬而孤三歲能言見簡王宮人喪畢散去又理哀感左右停者三人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撫卷興歎謂當無愧古人及侯景陷臺城入齊乞師見害

蕭確字正仲郡陵王綸子武帝孫也少驍勇習騎射兵法人以爲狂確曰聽吾爲國家破賊鍾山之役確所向披靡臨陣對敵意氣詳贍帶甲據鞍朝夕馳驟諸將服其勇壯及侯景乞監憚確在外求召入城確知城必陷不赴父綸迫之確曰景不解長

八
圍我入無益綸欲斬確確涕泣而入景果背盟後
景獵引弓射景弦斷見殺

蕭大器字仁宗簡文長子性寬和端凝遭侯景之亂
在賊中未嘗屈意嘗曰賊若見害雖一日百拜無
益於歿何能以無益之愁橫憂必歿之命故雖在
憂迫而神貌怡然或勸之北去答曰自國家喪敗
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叛父避賊便涕泗嗚咽
侯景恐爲後患使刑人掩之神色不變徐曰久知
此事嗟其晚矣承聖初追謚曰哀

蕭方等字實相元帝長子也有俊才善騎射以母徐妃失寵不自安嘗著論以申志侯景友元帝召之因啟曰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帝省書歎息乃配步騎一萬使援臺城方等身當矢石城陷歸荊州收拾士馬甚得衆和又勸帝修城柵以備不虞帝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答帝怒方等益自危因求征湘州瀕行謂所親曰歿而獲所吾豈愛生遂歿焉帝追思其功謚曰武烈所誤三十國春秋及篤靜子行於世

蕭嗣字長胤範子容貌豐偉腰帶十圍性驍果有膽
畧倜儻不護細行而能輕身養士得其死力侯景
濟江範遣嗣入援連管渡淮據東城京都陷以嗣
爲晉熙刺史範憂憤薨嗣猶據晉熙城中食盡士
乏絕賊勢方盛咸勸且止嗣按劍叱曰今日之戰
此蕭嗣効命立節之日也遂力戰流矢中頸不許
拔帶箭手殺數人賊退方命拔之應時氣絕

蕭景字子昭武帝從父弟也八歲居父喪以毀聞稍
長好學才辨能斷仕齊爲永寧令政爲百城最武

帝起兵以景行南兗州事時天下未定江北僞楚各據塢壁景示以威信渠帥相率面縛請罪旬日境內皆平封吳平侯行南兗州刺史明解吏職吏不敢欺年荒計口賑恤又爲饋粥於路以食之死者給棺具人甚賴焉天監中爲左驍騎將軍歷雍揚郢三州刺史所至有能名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

蕭勵字文約景子位太子洗馬母憂去職毀不勝喪繼遭父憂水漿不進廬於墓後襲父封除淮南太

守以善政稱遷宜城內史猛獸患息又遷豫章道
不拾遺男女別路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民悲
泣廣饒外國商舶舊爲刺史所侵勵秋毫無犯卒
贈侍中謚曰光

蕭業字靜曠弟藻字靜藝象字世翼皆長沙王懿子
也宣武之難俱匿王嚴秀家東昏收嚴秀拷歿而
業兄弟獲免於禍天監初封業長沙王藻西昌縣
侯象嗣桂陽王業爲南兗州刺史運私邸木僦人
作甃爲城武帝善之徙湘州尤著善政藻爲益州

鄧元起在蜀自以宿將有功聚歛山積藻擊斬之
以外府賜將士內藏歸王府一無私焉州人作亂
命騎追擊蜀人大安遷侍中歷雍兗二州刺史人
咸稱之推善下人常如弗及自遭家禍恒布衣蒲
席不食鮮禽象爲丹陽尹舉無失德朝廷稱之湘
州丹陽舊有虎患業象在官皆相枕而歿咸謂守
尹德感神明侯景之亂或勸藻奔江北藻曰吾固
國之台鉉不能剪除逆賊正當同歿朝廷不食而
卒

蕭秀字彥遠年十二母亡與弟憺居喪以孝聞秀美風儀性方靜雖左右近侍非衣冠弗見天監初封安城郡王京口自崔慧景亂後人戶流散秀招懷撫輯惠愛大行歲侵以私財贍民歷江荆郢雍四州刺史所在立學校招隱逸照姦慝約已省費祭埋暴骨冬月作襦袴以賜凍者卒於雍州初郢人相送出境聞其疾咸爲請命及卒四州人裂裳爲白帽哀哭送迎之秀於武帝爲布衣昆弟及爲官臣小心畏敬過於疏賤帝益以此賢之

蕭偉字文達清警好學天監初封建安王遭生母陳氏喪毀頓過禮大通中爲中書令大司馬偉性端慤親賢愍窮四方知名者多歸之平原王曼穎卒家貧無以殯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女子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知之言訖偉賜至矣

蕭恢字弘達七歲通孝經論語天監初封鄱陽郡王除郢州刺史時疾疫之後歿亡甚衆恢下車命埋其無主者有以筒中布進恢恢曰此奇貨異物立命焚之累遷都督益州刺史恢爲人輕財好施凡

歷四州所得奉祿隨卽散之有男女百人封侯者
三十九人第三子修字世和少丁母艱自荊州反
葬中江遇風修伏柩長號血淚俱下卒獲歸葬復
廬於墓武帝嘉之以爲衛尉卿後爲梁秦二州刺
史漢中有蝗躬至蝗所深自咎責飛鳥群至食蝗
殆盡璽書勞問在漢中七年移風易俗人號慈父
蕭憺字僧達都督荊州天監初封始興郡王時軍旅
之後公私匱乏憺勵精爲政闢屯田減力役存閭
兵喪之家人甚安之大旱禱雨輒注自以少居重

任開導物情訟者決於俄頃無留辜滯獄江溢堤
壞躬率將吏築之雨甚水漲或請避之愴曰王尊
尚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自逸刑白馬祭江身爲
百姓請命水退堤立被水數百家登屋緣木愴募
人救之一口萬錢人賴以免及卒荊州人皆巷哭
子暎字文明年十二爲國子生武帝曰吾家千里
駒也除淮南太守以諸兄未有除命抗表讓焉普
通中丁父憂隆冬臥地因患癥結詔以父愴艱難
王業追贈爵邑辭不獲乃乞頒邑諸弟帝爲改封

新渝縣侯歷吳興太守徐州刺史皆有惠政人吏懷之

蕭洽字宏稱思話孫也七歲能誦楚辭及長好學博涉善屬文位南徐州從事清身率職餽遺一無所受妻子饑寒累遷臨海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拜司徒左長史有文集二十卷

蕭眎素思話從孫性靜退少嗜欲好學能清言榮利不關於中喜怒不形於色任情通率不自矜尚武帝賜錢八萬一朝散之親友自中書侍郎求爲諸

暨令到縣十餘日掛衣冠於縣門而去獨居屏事
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卒謚貞文先生

蕭琛字彥瑜洽從弟少明悟有才辨嘗著虎皮靴策
桃枝杖直造王儉坐儉與語大悅遂辟爲主簿永
明中載使通好於魏明帝用法嚴峻杖尚書郎琛
密啟止之累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祠置神座廟
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廳事安施神座前後
二千石多避舍琛至歷階聞室中喑啞聲叱之曰
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歟據此何也遂撤去之後

頻典大郡有名聲不事產業有缺則取之不以為
嫌歷尚書侍中帝每呼為宗老卒謚曰平所撰漢
書文府齊梁拾遺諸書數十萬言孫密博學有文
位散騎常侍

蕭介字茂鏡穎悟有器識博涉經史善屬文大同中
為武陵王長史以清白稱武帝曰始興郡頻無良
守其以蕭介為之及介至甚著威德徵為少府卿
後侍中缺帝又擬介為之多所匡正遷都官尚書
每軍國大事必先訪焉及欲納侯景上表極諫帝

不能用介性高簡少交游惟與族兄琛跡素洽從弟淑輩交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介染翰成章文無加點

蕭立南蘭陵人年十七射策甲科自廷尉評載遷侍御史文學政事爲臺閣領袖獨孤及序其文比之賈馬

蕭文琰南蘭陵人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題詩一寸四韻文琰曰如此何難乃與吳興丘令楷濟陽江洪餘姚虞羲共打銅鉢響絕詩成皆可觀

覽

李安人南蘭陵人少有大志常拊髀嘆曰大丈夫處世富貴不可希取三將五校何難之有高帝卽位爲中領軍封康樂侯累官丹陽尹後爲吳興太守於家載米往人服其清卒於官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人從平建鄴散財聚士嘗假節總知軍事與魏兵相持十四旬凡四十七戰平三十餘城大通間魏遣侯景下楚州又擊走之豫州饑發廩以賑多所全活州民表請樹碑頌德卒謚

曰武慶之祗慎儉素不衣紈綺不好絲竹射不穿
札馬非所便而愛撫軍士得其力子昕

陳昕字君章能騎射十二歲隨父入洛還都朱异訪
以北事昕聚土畫地指揮分別异甚異之慶之在
縣弧魏驍將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其寨魏將潰
去侯景圍歷陽時昕守臨川因啟采石急須重鎮
王質水軍輕弱恐虜必濟救昕代質未至景已渡
江爲景所執嚴守之昕因說守者使降守者許之
與盟射城中遣昕夜縋以入武帝大喜簡文遲疑

事泄景遜所得之逼昕更射書不從見害

魚天愍義與人隸陳慶之麾下初慶之納元顥于魏也攻滎陽未拔而元天穆以大兵至梁士卒皆恐慶之曰我衆才七千虜三十餘萬今日惟有必死乃可得生當及其未盡至亟取其城據之耳乃鼓之天愍踰堞先登將士殲附而入遂執都督楊昱天穆引兵圍城慶之力戰破之進拔虎牢

何之元字世伯廬江人父法勝以行業聞卜居晉陵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梁司空袁昂表薦

之除信義令其宗人敬容位望隆重頻相顧訪之
元終不一造或問之對曰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
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稱之著梁典三十卷
隱居晉陵人雅重之名其居曰何墅

陳

周文育字景德本新安人姓項少孤貧陽羨周蒼養
爲子教以書計育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槩
耳遂教之騎射既壯隸陳慶之麾下與白水蠻戰
蒼歿於陣育馳取其尸身被九創慶之偉其節厚

加贈遺而遣之後從陳武帝戰白城抽槊陷陣殺傷數百人以功封壽昌縣公終開府儀同三司後爲熊曇朗所害贈侍中司空謚忠愍

周寶安字安民文育子十餘歲便習騎射以貴公子驕蹇好狗馬聚惡少高祖患之及父西征繫於王綝遂折節讀書與士君子游綏御士卒甚有威惠父爲熊曇朗所害徵領舊兵從平綝卽天嘉中重拜吳興太守襲封壽昌縣公以平留異功除給事黃門侍郎終衛尉卿謚曰成

蕭允字叔佐介第三子通達有識鑒始仕梁爲太子洗馬侯景陷臺城百僚奔散允獨整衣冠坐于宮坊景軍敬焉弗之逼也尋居京口百姓懼賊波駭允獨不行曰死生定分豈可逃而免于閉門靜處卒免于難陳宣帝卽位允爲光祿卿性敦重未嘗以榮利干懷後隋師濟江允遷關右時南士至長安者例授官允與尚書僕射謝劭辭疾不就文帝義之並厚賜帛卒年八十四

蕭引字叔休介子也方正有氣度聰敏博學善屬文

侯景之亂朝士多歸梁元帝於荊州引曰諸王力
爭禍患方起正逃難之日非擇君之秋吾家再世
爲始興郡遺愛在民南行以存家門爾時始興歐
陽頴爲衡州引徃依焉頴子紇反都人惶駭引曰
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義亦何憂乎及番禺
平引始北還宣帝拜爲金部侍郎引善隸書帝稱
其筆勢翩翩欲飛帝每忿怒見引輒解引性抗直
爲權貴所裁久不遷擢及呂梁覆師戎儲空匱轉
引庫部郎在職一年器械充足後主卽位爲中庶

子宦者李善慶蔡脫兒等多所請託引皆不許或
諫以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安能爲
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竟以此奪官卒
于家

蕭濟字孝康蘭陵人好學博通經史梁太子舍人預
平侯景功封松陽縣侯陳文帝守會稽以濟爲長
史及卽位授侍中歷守蘭陵陽羨等郡所在皆著
聲績太初中入爲五兵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未
拜而卒

蕭摩訶字元胤蘭陵人果毅有勇力年十三遇侯景亂單騎出戰莫有敢當者既而歸侯安都齊兵入寇安都被圍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安都以免天建中從吳明徹伐齊齊師退走進爵康平侯又以平始興王叔陵功封綏建郡公後主爲隋兵所執摩訶請曰一見舊主死無所恨賀若弼哀而許之入見俯伏號泣仍於舊厨乞食進之辭訣而出守衛者莫能仰視終爲隋人所害子世廉警俊果敢性至孝摩訶函終追慕彌切終身不執刀斧時

人嘉焉

張厓晉陵人傳三禮於同郡劉文紹與吳郡陸翊吳興沈德盛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廣沈文阿儀注撰五禮後爲國子博士

隋

陳杲仁字世威晉陵人繼母病思牛炙適屠禁刲服以進母病良已郡上其事詔賜旌表年十八舉進士仕陳爲監察御史遷江西巡察大使隋大業中奉詔平長白山及江寧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義

寧中與沈法興等剪東陽賊二十餘萬拜大司徒
賜官殊廐馬粟帛時稱其忠孝文武信義謀辨爲
八絕煬帝被弑沈法興入毘陵陽爲起義陰寔欲
據之懼杲仁不附已遂遇害後屢見神郡人卽其
兵仗庫立廟祀之

蕭該蘭陵人梁都陽王恢之孫初封攸侯荊州平與
何妥同至長安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
士詔與妥正定經史該性篤學通詩書春秋禮記
尤精漢書及文選音義並爲 珍及卒門人起墳

樹碣焉

蕭脊蘭陵人有雋才住青楊巷有何妥者住白楊頭
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妥青楊蕭脊

唐

錢九隴字勇業武進人父文彊爲吳明徹將九隴善
騎射事唐高祖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從破薛仁果
劉武周從平洛陽佐皇太子討劉黑闥封郇國公
貞觀初爲眉州刺史改巢國卒贈左武衛將軍潭
州都督謚曰勇陪葬獻陵

蕭德言字文行引子明左氏春秋甫冠爲岳陽王賓客陳亡徙關中詭浮屠服亡歸江南仁壽中授校書郎貞觀時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與魏徵虞世南等奉詔哀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德言晚節學愈苦每開經輒被濯束帶危坐妻子諫曰老人何終日自苦德言曰對先聖言何復憚勞詔授晉王經乞休不許下詔敦勉封武陽縣侯進秘書少監久乃得謝高宗立拜銀青光祿大夫全

給其祿遣使致問壽九十九贈太常卿謚曰傳
衛遯陽羨人少習書劍遊并汾間唐初建義旗遯以
藝勇進禽竇建德拜將軍宿衛母老辭歸以孝敬
睦閨門以然諾重鄉里及卒廟祀於荆溪

蔣儼義興人擢明經第爲右屯衛兵曹叅軍唐太宗
將伐高麗募爲使者人皆憚行儼奮曰天子雄武
四夷畏服蕞爾小國敢圖王人卽不幸固吾死所
也請行至則囚於莫離支脇以兵不屈內諸室室
高麗平得歸帝奇其節授朝散大夫爲幽州司馬

治最高宗朝累遷殿中少監數陳時政進蒲州刺史號良二千石致仕復召爲太子右衛副率中宗在東宮多失德儼數諫諍又貽書責洗馬田游巖等媿不能答後封宜興縣子卒贈禮部尚書

劉子翼字小心晉陵人隋著作郎峭直有行常面折僚友短退無餘言曰子翼罵人人都不憾貞觀初召用以母老辭詔許終養江南巡察使李襲譽嘉其孝友表所居爲孝慈里母喪服闋拜吳王府功曹叅軍終弘文館直學士

蕭嵩貌偉秀美鬚髯神龍初始調洛州叅軍事桓彥
範爲刺史待以異禮歷宋州刺史遷尚書左丞以
吐蕃回紇兵變節度河西判涼州事完樹陴鳩懷
保邊人用間出奇多有成蹟尋擢宰相在公慎密
人莫見其際初與裴光庭不協光庭卒帝委嵩擇
相嵩推韓休及休同位峭正不相假至校曲直帝
前嵩怒乞骸骨帝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嵩曰幸
陛下未厭得以乞身有如厭臣首領且不保又安
得自遂帝爲改容乃授尚書與休俱罷

高智周晉陵人高宗時以進士爲費令取俸與丞尉均民安其化刻石頌美三遷蘭臺大夫得告還里嘆曰進不知退取禍之道也俄拜壽州刺史治尚文雅行部先見諸生質經義及政得失乃錄獄訟考耕餉勤惰以爲常儀鳳初進中書門下平章事請致仕許之卒謚曰定

徐仁紀晉陵人聖曆中授左拾遺數論事不合曰三諫不聽可以去矣遂移疾歸神龍初宣慰司表其行可勵俗召拜右補闕復抗言出爲靈昌令

薛登義與人通貫文史議論與徐堅劉子玄齊名天授中累遷左補闕時選舉濫上疏曰古之取士必攷素行敦朴爲先彫文爲後願降明制文試効官武閱守禦又兼保任之法則請謁可絕貪競自銷又四夷質子多在京師每爲邊患登復疏請禁絕武后不納久之出爲常州刺史遷御史大夫僧慧範怙太平公主勢奪民邸官不能直登將治之或勸以自安答曰持憲直枉朝奏暮黜可也遂劾奏反爲主所構出爲岐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坐子累

歸田家苦貧詔給致仕祿卒贈晉州刺史

許景先義興人由進士釋褐夏陽尉神龍初獻服慈
閣賦擢左拾遺論事切直外補尋以茂才異等進
左補闕宋璟蘇頲擇侍御史難其人以授景先彈
按不避強近與韓休張九齡等更知制誥張說稱
其文得中和之氣開元間上自擢刺史景先由吏
部侍郎出爲虢州賜詩優賚後徙岐州終吏部侍
郎

上遇晉陵人與弟遐同行道中爲賊所執將釋其一

兄弟爭歿賊感其義俱縱之

蔣又字德源義興人祖環開元中弘文館學士父將
明天寶末辟河中使府安祿山反佐其帥全并路
等州兩京陷被拘陽狂以免累官集賢學士又性
銳敏博覽強記該綜羣籍將明在集賢值兵興圖
籍散舛白宰相請引又整比得善書二萬卷貞元
中擢右拾遺累遷司勳員外皆兼史任亦登集賢
義章公主冒哀成禮又上疏以爲不可帝雖不從
實嘉又有守帝嘗登凌烟閣視左壁顏剝文字漫

缺顧左右無省識者又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也
帝前口以誦補不失一字詔問神策軍建置本末
中書討求不獲又條據精詳順宗既薨議祧廟有
司謂中宗中興不當祧祧則五王不得配享又曰
中宗賴五王反正不得爲中興且禘祫功臣合食
太廟則五王固不廢享廟議遂定遷兵部郎中刪
正制敕爲開元格後敕李錡旣誅詔削屬籍又言
錡祖神通有功配享父若幽歿社稷不宜連坐故
止削錡及子後修德宗實錄遷右諫議大夫累封

義興縣公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懿又居館職二十
年每大政宰相所不能決必咨訪之又撻經義憲
章叅酌時事允切該詳初以是被遇終亦以是忤
貴近嘗疏裴延齡罪惡及拒王叔文當世高之結
髮志學老而不厭雖甚寒暑卷不釋手有書萬五
千卷所論誤百餘篇子五係伸偕僊係爲右補
闕宋申錫被誣文宗怒甚係泣諫獲免開成末轉
諫議大夫李德裕惡之出爲桂管觀察使人安其
治復貶唐州刺史宣宗召爲給事中集賢學士累

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封淮陽郡公伸舉進士歷翰林學士判戶部侍郎宣宗雅信愛之每見咨天下得失嘗言爵賞稍易人且偷人有覲心亂由是生帝嗟嘆伸三起帝三留未幾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懿宗即位以伸兼刑部尚書監修國史偕以父任歷右拾遺史館修撰補闕主客司郎中初柳芳所作唐曆大曆以後闕而不錄宣宗召偕等分年撰次累遷太常卿撰次文宗實錄蔣氏世禎儒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筆咸云蔣氏日曆天下

多藏焉僊佶皆爲刺史係子曙亦進士歷官起居
郎黃巢之亂闔門無遺類遂絕意仕進

蔣渙義興人與兄洌俱擢進士渙歷鴻臚卿日本使
遺之金帛不受唯取牋一幅爲書以遺其副具道
人臣無私交之禮父卒兄弟並廬墓手植松栢千
株渙終禮部尚書封汝南公

蔣防義興人漢岳亭侯澄之後年十八父命作秋河
賦援筆立就李伸奇之命賦鞫上鴈詩尾聯云幾
欲高飛上天去誰人爲解綠絲條伸識其意薦之

人品詩
十一
後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

秦景通晉陵人與弟暉皆精漢書號大小秦是時治漢書者非其指授謂無師承兄弟相繼爲崇賢館學士

蕭穎士字茂挺恢七世孫開元末舉進士第一先進皆器其材名播天下天寶間召爲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不詣林甫怒調廣陵叅軍事流播吳越間史官韋述薦其才召乘傳至京師以不屈林甫愈見疾俄免官林甫歿調河南府叅軍事祿

山寵恣穎士憂亂託疾遊大室山已祿山反屢獻
守禦計時不能用客金陵永王磷召見拒之尋授
揚州功曹叅軍事至官信宿去後客汝南逆旅歿
年五十二門人謚曰文元先生

劉禕之字希美晉陵人子翼子初直昭文館歷弘文
館學士高宗密與叅決時政分宰相權時號北門
學士尋拜相王府司馬擢同中書門下三品一日
私語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后能廢昏立明盍反正
以安天下大隱表其言后怒賜死於家年五十七

初偉之得罪睿宗以舊屬申理之姻友冀得釋祿
之曰太后威福由已而帝營救是速吾死也在獄
上疏自陳臨誅洗沐神色自若

李紳字公垂其先趙郡人父悟任晉陵令因家邑之
梅里紳爲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元和初擢進
士李錡鎮江南辟爲從事錡寢不法紳數諫不聽
會朝廷遣使召錡紳不欲行脅使者代奏稱疾令
紳作疏紳陽怖不能爲字下筆輒塗去盡數紙錡
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邪對曰生未嘗見金革今

得成爲幸卽注以刃令易紙復然乃囚紳錡誅或
欲以聞謝曰本激于義非市名也乃止穆宗召爲
右拾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敬
宗立李逢吉惡之遷滁壽二州刺史時霍山多虎
紳至虎盡去開成初爲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
帽散衣輦木毬當官道車馬不敢前至是皆望風
遁去遷宣武節度使鹽不入境其感通如此致仕
卒謚文肅

李戡字定臣宜興人幼孤好學掇薪自爨夜無然膏

默念所記後赴選試日吏唱名乃入搢耻之遂返
江東陽羨里

施肩吾武進人擢進士第後隱洪州著閒居詩以見
志

魏璞字不琢毘陵人長於詩文氣真而志放杜門二
十餘年不交豪達飲蔬窮學澹如也雅與陸龜蒙
皮日休交歡每江南秋風時菰脆鱸肥璞乘短舫
載一甌酒借皮陸輩浮烟水世人高之

南唐

陸喬字子喬從廬陵徙無錫爲觀察判官稍遷中書舍人元宗旣失淮甸欲釋機務將委國事於宋齊丘喬排闥入諫曰大權一移臣見淖齒李兌復作也元宗驚悟乃止於是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指喬曰此忠臣也他日國家急難汝子母可托之及元宗南遷留喬輔太子監國後主卽位遂命總軍國事開寶中宋太祖遣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往喬曰陛下與臣俱受先帝顧命委以社稷往而見留悔將何及宋師南伐城陷後主命喬與世子仲寓

送降欵喬遮歸府投欵承雷間後主促之急喬入見曰自古有不亡之國乎降無益也臣謂宜城下一戰而歿後主執喬手泣曰盍與我北歸喬曰臣當大政而致國家如此非歿無以報臣歿而歸以逆命之罪則陛下保無恙也掣手而去入視事堂自縊而歿吏爲撤榻瘞之宋克南唐詔求喬屍以禮改葬